

我從不以為本
地的報紙有所謂的
「新聞攝影」，尤
其在參加了由私立

新聞攝影

請我們們的報業運作

雷驤

文化學院主辦的一次「中美新聞攝影研討會」之後，這樣的印象更深切。

（該項研討會實況請參閱本期張照堂先生的「側記」——編識）

· 本地報紙版面現況

這次的「研討會」也許新聞界把它當作私立文化學院私辦的課外活動而已，我在研討會次日的晨報上未見一家報導。唯一的報導要追溯到五月十三日揭幕的那天，說到這行人及其主要行程。

事實上朋友們都在猜測主辦方面的張熙華先生，是透過怎麼樣的安排，使這羣忙碌而敏銳的大牌攝影記者成行。我們可以想見這是一項斷交後「保持文化

和商務及其他實質關係」的有效的機緣，因而它的意義是廣泛而深遠的。

這則新聞研討會消息的文字，不比同版的任何一塊來得顯要些。圍繞它的四周的新聞，我想舉幾個例子：一則是「金波該走艷星的路線」，文字關鍵在描述她決定在圍着浴巾裏，穿上短衣褲，以表演一個內裸的妓女角色。另一則是：「外傳龍君兒在印尼拍片累病了。」還有一則附了照片的「恬妞唱起歌來。」

突然我發現了，全部善用圖片產生力量的，全是付費的商業廣告。

我開始算一算幾份大報的幅面比例：第一版（我

們通常用來發表國家大事的)有六分之五是廣告(包括該報的報頭);第二版(國內新聞)常是貼實的消息文稿。第三版(吸引大眾的社會新聞)有一個全三批的廣告;第四版(國際大事,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)有四分之三三批的廣告;第五版(談論股市和經濟新聞以及產業的),有三分之二三批的廣告;第六版(仍是社會性的新聞加娛樂、文教報導)底下仍固定有一個全三批的廣告;第七版(地方性新聞)情形也是一個全三批的廣告;第八版(體育新聞)有三分之二三批的廣告;第九版(通常是知識和趣味的雜碎版)有三分之一三批的廣告;下面的第十和第十一版,一向全是分類廣告不談;第十二版的副刊,在底下也塞上一幅兩欄高的廣告。三大張十二版的廣告版面情形大致如上。

除了商業控權以外的報紙正文是:第一版○·一七、第二版一、第三版○·九、第四版○·二五、第五版○·三、第六版○·九、第七版○·九、第八版○·三、第九版○·六、第十版○、第十一版○、第十二版○·九。合計平均大約有○·五的正文。簡單的說;我們讀者幾乎是在許多廣告版面上「尋找」正文(不能否認「廣告」自身也是一種信息,且為許

多人所關懷,不過得以一種判斷力予以過慮的信息)

既然正文內容版面那麼少,結果是報業編輯人員的工作必須越來越精簡。那麼够力量的「新聞攝影」的版面是不可思議的,(一幅 4×6 的照片,大約要蓋掉二千一百至二千二百個字)。當然是越小、越少越能符合「充實」的原則。我們都曉得要在報上刊登付費的廣告,還得費盡力氣安排,那麼增加頁次如何呢?我不曉得在這方面是不是有禁令。諸如:報紙不得超過幾頁、雜誌不得超過幾頁;(或者不得少于幾頁。)

但是仍有一些情形,不能用版面經濟的原則來加以解釋的,譬如常常有一幅諸如雪梨海灘的一個不知名的浴女、一個義大利的多胞胎的母子、一個演藝人和她的北京狗等等的照片。(也許這是在娛人的前提之下。)那麼再看看社會的、地方性的版面;常見的是某嫌犯或某死者的登記照片;一塊擋路的石頭或水坑;一羣地方官員視察某地,這類照片的典型結構是:一個人高舉手臂,其餘的人的視力交集在手指的彼方。一些不能說明什麼的說明圖片(它們有時必依賴塗上去的標記和箭頭來指出重點)這些專家們稱之為

「沒有表達力的圖片」，無論是編選者和拍攝者，皆顯示沒有判斷力和善盡責任。

· 本地的報導攝影家

現在我要提一提這次「中美新聞攝影研討會」中的我方代表。據我所認識的幾位（六位中的四位），至少他們並不算是報業中的攝影家。他們自己也在研討會上以不同的方式否認他們的作品是「新聞攝影」。不過這也不妨礙他們之被邀請，因為（我似乎在替主辦者想出一些理由），他們的作品品質很好，性質比較地接近「新聞攝影」，或者至少是一種「報導底」攝影。

張照堂是學土木工程的，在大學二年時就開始發表理念主義的攝影展。畢業以後進入「中視」新聞部做攝影記者。當然他沒有料想到他的事業是這裏，那裏拍些各式各樣開會的人的臉。他開始有些有意義的報導節目（如「六十分鐘」）已是進入電視行業十年以後了。所以在靜照上他不斷的為自己去做。

「好的攝影作品，幫助你留下那一刹那的精髓，

創造出一種新影像，它隔離了聲音，宛如一個聾者眼中的世界；它可能感傷，但具有一種頑石般的冷硬情感；它可能悲涼，但具有咬緊牙根的勇氣。」

「對我來說，攝影是一種幫助自己回憶的過程。我們每天遭遇到許多事，許多臉孔，許多一瞥而過的剎那，沒有攝影的紀錄，時光流轉，便不復再去記憶那些曾經一度令你凝注眼神的景象；於是你揹着相機四處去尋找自己的『回憶』」。（註）這些話顯示張照堂的攝影動機和美學。

黃永松曾經是彫塑學生，懷抱理想，是一份為介紹我國民習和傳統的雜誌創辦人之一。也就是日具聲名的「漢聲雜誌」社長。最先幾年是以外國人為對象，英文刊行，成為國內第一本嚴謹的選擇報導圖片為內容的雜誌。

阮義忠據他自己說是：「在沒有攝影經驗的情況下，到一家以攝影為主的雜誌社去工作的」。那家雜誌就是「漢聲」。但他是一匹黑馬，一頭永不疲竭的開牛。現在他說：「我一直在事實和照片之間的一段距離走來走去，總希望不要走偏方向，接近事實一點，那怕是一年才跨出去一步，直到拿不動相機為止。

「這話的背景和之先阮義忠曾嘗試過短暫的幾種事業有關（包括藝術評論和插畫）。在不到六年之間，他成爲令人矚目的行家，主要是一種深信和踏實的工作——（如其祖父的木工手藝那樣。）現在他的工作是爲「家庭雜誌」提供臺灣旅遊的照片。他說：「我前後爲期近十五年的農事操作，使我以後每到一個地方拍風景照片時，都會把鏡頭偏愛地轉向那些種有植物的土地。這是人親手耕出來的風景！而這些風景不但養活了耕耘它的人，也養活別人。」

謝春德的攝影經歷有一個傳奇的開頭。十多年前他從家鄉到臺北來，謀求一所大學的收納。家境貧困使他必得爲繳補習費而日間在北門郵局前，做看管腳踏車的臨時工。有一天家園的土地增值且被收購，忽然變成小有資財，父親願意滿足他第一個願望——全套專業的攝影裝備。（那時簡直是童話故事。）他說：「我們僅能依賴困難的線索，才能對先人的光輝事蹟做有限度的認識。」他爲此從事攝影：「照片不但能紀錄與保存當時的環境生態，它給予人的說服性，更爲強而有力。」現今謝春德是「你我他」電視周刊的攝記。

我提出這些人的背景和嚮往，主要的目的，在於他們幾乎每個人都自己謀求了一份攝影的差事，但是是介於「報導攝影」和心的奧底的攝影。所以表現上呈示上述兩種精神的徘徊：前者是報導攝影的效力和影響，後者是個人風格之堅持。

引申的聯想是：倘使我們的報業大量採用新聞攝影的時候，（我們不敢立即期望歐白的那個「邁阿密新聞報」那種圖片幅度）這些同類的人，以及即將參與的青年，會產生可驚的、可資信賴的力量。

當我明白那些研討會的內容時，我唯一的宿望是在滿滿的大廳中，隱密地坐着報業家，編輯人，以及其它一些有實權重估靜照在臺灣報紙上須要的人物。可是事後各大報似乎都不再提這回事兒，我想我們的期待是落空了。

• 新聞攝影的力量與展望

據年來讀報的經驗，我們報業的「新聞攝影」的來源大概有幾種：國際傳真照片；雜誌版上隨譯文而來的複印照片；娛樂界、藝文界主動提供的宣傳照片

；以及真正派遣的攝影記者——猜想大約是一個追隨官員們的行止；一個安排在國際機場出入口境口；還有一個守候着八號分機。

生活雜誌的主編龍岡曾措詞委婉的批評本地的新聞攝影，他必定在會期中翻閱過我們的報紙。這使我想到「萬安二號」的防空演習：一組四幅拼成的攝影，幅面大約4×5。典型的「官員檢閱」、「街道疏散一空」、「地下道避難的民衆」、「消防演練」——一個可想而知的，難有時空感覺的影子。

這些專業攝影不乏優異的工作能力，但是限于版面，他們必然曾多次心疼地被割捨、縮印不少成組的、重要的照片。

我們看過一對瘋狂的夫婦，在自家土製及貯存了一些彈藥，終被催淚彈驅出就逮的鏡頭。事件呈現在照片上比文字描述更撼人。當吳春發在軍事法庭上拭淚的圖片刊出的時候，我們真切的看到這個蠢材哭了這是多麼大快人心的表白。今年母親節，我們看到一張比往年較富啓示性的照片，那是坐在輪椅上的傷殘、年老的退職礦工，服侍比他更其衰邁的母親的形象，代替了全體模範母親與錦旗的合照。我們須要這些

比文字更明白、更有感染力的新聞照片，來迅速的滿足讀者。

當然我們諒解一個小編制的攝影組和預算，是很難擔當追索全部事態的映象證言。比如在國際機場守候的記者，拍到來自東南亞的銀樓羣盜，上機前被厲害的刑警銬住遶走的照片，但他沒有餘力提供較多的關於這個事件的某些意義的映象；或者他必得捨棄另一同時發生的事件。甚至限于被指定的任務地點，他在百無聊賴的日子裏，（沒有重要的國賓蒞臨、也沒有凱旋的少棒隊返國的日子）不得不說服一個即將出境的奇女子，就地利用機場的盥洗室，脫下旅行時必要的衣服，拍一張半裸的照片交差。——我們確曾在日報上刊出這些奇奇怪怪的照片。

「攝影常常只是悄悄的、立即的就把所有的事實擺在你面前；照片的無言，正好把不好說、說不出來、甚至不能說的話，說得一清二楚，它隨時都心平氣和地準備勝過一切的雄辯。」（攝影編輯黃金鐘語）

我們關心國家性的動態，我們也希望有代表政令宣導以外的、產生輿論力量的新聞攝影，為我們溝通人際的瞭解、互信，以及自發的革新欲意。